

程



重刻魯齋遺書序



魯齋先生之學實由尊信朱子而有所開  
發至其篤志力行玩心高明遭世多故參  
驗物理所自得者亦多矣在元之時而有  
先生者出雖志不得大行然表章遺經開  
倡絕學使天下後世尚有所承籍譬之窮  
冬涸寒春意復生其有功於彞教何其偉



歟正德間宮保幸庵彭公嘗寓書于巡撫  
河南今司馬梧山李公求先生之遺書刻  
置覃懷嘉靖甲申巡撫大中丞壘齋王公  
繼臨河南彭公書至且謂前刻尚多訛闕  
於是公命鳴鳳重校焉遂再刻於汴庠竊  
觀彭公之崇重此書可謂至矣而二公之  
意前後響應懸合又如此蓋當世大人苟

留心於彛教則於先生之言固不容於不  
傳况是邦者先生桑梓在焉振起流風必  
是焉始又庸非政體之所當先乎今去先  
生踰二百祀六經四書之流布且徧于天  
下矣然尚惜夫士之誦習乃不過為利祿  
計耳質美者非不多也求所謂德性用事  
則莫之講矜持者非不有也至嚴於理欲



之判則未之聞故雖談王說伯亦與身心  
無相干涉固宜所趨之日卑也是豈先生  
之所開倡徒有其名而無其實耶抑學校  
之所培養未得先生之意故士之無志者  
多耶夫速化之利易趨而沉潛之味難得  
苟非內悅於心者有足以勝紛華之習則  
於取舍之幾亦難乎其為力矣然則讀先  
生之書要必為先生之學為先生之學要  
必有先生之志焉斯可以無負於先生乎  
書刻既成鳴鳳因叙三公崇重之意且願  
與同志者相激勸焉

嘉靖乙酉冬十一月朔旦後學蘭陵蕭鳴  
鳳拜手書



鳴鳳方校是書適予友應內翰元忠奉使過汴因得  
就正焉元忠謂舊本次第似有未當乃重編如左續  
得心法并大學中庸直解俱以次增入舊本訛舛甚  
多當正無疑者今即改正有可疑者不敢輕改恐相去益  
遠也舊本名魯齋全書竊謂先生之書尚多散逸未敢  
謂之全也故更名遺書云

鳴鳳識

魯齋遺書目錄



卷一

語錄

右此卷本 國朝性理大全書中前后所載采  
輯而成舊本仍用太極天文之類為目今剛之  
而悉留本文并刪魯齋許氏曰五字又此皆門  
人所記如二程語錄之例



卷二

語錄

右此卷舊自為一書名魯齋心法懷慶韓守士  
奇嘗梓行今詳心法之名於義未協然皆門人  
記錄先生語也併刪章首先生曰三字

卷三

小學大義

直說大學要略

大學直解

卷四上

中庸直解

卷四下

讀易私言

讀文獻公撰著說

陰陽消長

卷五

時務五事疏

一立國規摹

二中書大要

三為君難六事

四農桑學校

五慎微

卷六上

雜著



小大學

明明德答丞相問

論語予所否者家語亡弓二疑答仲叔問

子玉請復曹衛 辯說

祭鄒國公文 祭李生文炳文

高凝字說 王生名字說

留別譚彥清序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與李才卿等論梁寬甫病症書

卷六下

書狀

呈丞相乞致仕狀 辭免京兆提學狀

與竇先生 與耶律惟重

與子師可 與子聲義之

與仲晦仲一 與友人

與王濟川 與韓邦傑

與提學 與李仲實

與孫謙甫 與趙輔之

與友人 與君瑞

與扈正之 與許仲常

與孫伯玉 與張仲謙



又答張仲謙

與文子貞

與李伯充

與廉宣撫

與人

與人

代李和叔與斤子

留吳行甫疏

卷七

詩

編年歌括

總數

唐虞

夏

商

周

秦

西漢

新室

東漢

蜀

魏

吳

西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東西

北齊

後周

隋

唐

五代

大遼



前宋

大金

稽古千文

設器歌

卷八

詩

觀物四首

遊黃華

訓子

有感

送竇清叔

讀東門行送姚敬齊

梁侯壽

別西山

病中雜言七首

繼人葵花韻

中秋不見月繼竇先生韻

秋霖初霽

遊孫氏別墅

病中有感

遊黃華宮

七月望日思親

學題武郎中姚溪山隱圖

春雪

贈竇先生行二首

謝梁安撫惠田

用行甫韻

晚步西溪

六氣不同味

用吳行甫韻

九日思親

偶成

李生器所恃

答董瑞卿二首

和姚先生韻



呈友人

登東城

遊北觀

北門觀漲

憶賈君王

病卧

不寐

戲學老杜去蜀詩

別友人

擬贈彥澤

秋雨思晴

喜秋晴

喜晴

子仁改冠

秋寒

趙氏南莊

夜雨

登城西故臺

桃溪歸隱圖

和吳行甫雨雹韻

偶得

登天王臺

謾得

宿卓水

大暑登東城

絕句

夢中得首一聯因補成之

別友人

九日思親

中秋

樂府

沁園春

鷓鴣天

滿江紅

沁園春

滿江紅



卷九

附錄

像贊

墓

祠

許氏譜圖

譜傳

卷十

附錄

元勅辭

行實

神道碑

元史

通鑑

中統書

至元書

老歲略

國學事蹟

世祖問竇默

燕王問王恂

姚氏牧菴集

虞氏道園錄

陳氏剛語

楊維禎正統辯

薛文清公讀書錄

胡氏居業錄

彭幸菴書節略

新鄭祠堂記

河南祠堂記

復許文正公祀田記

魯齋全書叙

大學要略序

薛文清公詩

吳僉事伯通詩



魯齋遺書卷一

語錄凡

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

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





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尋箇不死  
寧有是理

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  
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  
立乎巖牆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吉凶禍福死生  
脩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  
乎天之所為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致  
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  
在而氣從之  
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

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  
故能思

或問心中思慮多柰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  
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  
之耳人心虛靈無稿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  
慮處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曰便是一以貫之又  
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  
先後

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後成



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之流  
滿出東西南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于中發見于外  
則為惻隱為羞惡內無不實而外自無不應凡物之生  
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非人者  
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

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  
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  
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  
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  
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

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為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

仁為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為廣大直是有  
理心胷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  
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  
公者人之所以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為仁之至  
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  
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  
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  
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



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行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為

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為以天下

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末二句疑有誤字

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

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

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略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



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益已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遇人欲於將萌

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感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或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湏有所以然與所當然不聽父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為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邪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已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已之惡

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剝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為隕獲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



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為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為迎避大不可也

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顏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

搖去後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中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與他後世却將良知良能去斷喪



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為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為長厚

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為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為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疾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於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耻無耻則無所不為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耻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為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今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不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

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致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

父母在不遠遊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

自古及今天下國家惟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有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為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朋  
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  
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  
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  
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謹勿近之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  
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  
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  
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  
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  
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  
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講究經旨須是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  
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於二三十遍以至於  
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經訓釋  
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  
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



可因他而輟

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

參以前漢書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

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



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宇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後善如登後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或論凡人為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益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充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為是也

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為忠信之薄西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



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下德皆所見之  
異不必槩舉

莊子好將米大見趨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  
無邊際絨滕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  
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  
別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  
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况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  
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  
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歸之天而  
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嘗人則必計其成敗利  
害也

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如此堯  
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日二日  
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  
而思之不如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  
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  
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為而分定故



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

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人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

禮只是箇敬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故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

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于中發之為禮樂



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  
為鐘鼓之鏗鎗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壞樂崩不能  
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隙邪氣乘之以入三  
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  
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于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  
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于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  
于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  
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  
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  
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為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  
所以為學皆本于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  
而已凡不本于人倫皆非所以為教樹之君以立政謹  
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于人心之  
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  
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  
者起必須取法

任用人材興作事功自己已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



已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于衆取諸人以為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于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于朝矣况大于此者乎

生民休戚係于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入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于為治也何有

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于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昏于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踈之語謹于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



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  
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恐害已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  
已者也至于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  
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  
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  
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  
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于神明顧陰德何  
有焉

每臨事凡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于一處隨  
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  
怒便是得中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  
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  
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  
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程